

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三回

《奇異的航行》

王宇清 ◎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壹、前言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於1974年設立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成為近代臺灣少年小說的搖籃，許多得獎者都成為日後臺灣青少年小說的主力作家。如李潼、陳玉珠、曾妙容、陳月文等。本回將介紹的作品——《奇異的航行》，作者黃海（黃炳煌），則是1984年第十屆少年小說組首獎得主。《奇異的航行》除了獲得首獎的殊榮之外，更具有重要的意義。臺灣當代青少年小說自發展以來，大多以寫實小說為主，較少幻想題材。《奇異的航行》可說是少兒科幻小說的開山之作。

直至今日，《奇異的航行》在臺灣少年小說中仍顯得格外醒目。這回，且讓我們來換換口味，科幻一下吧！

貳、內容簡介

一、創作背景

《奇異的航行》作者黃海在這部作品之前，已出版過多部科幻作品。《奇異的航行》是作者跨足少兒文學領域的初次嘗試。

中國的科幻小說約於晚清時便已出現，但「科幻」一詞的出現，卻是十分晚近，並且意義上充滿歧異。然而，「科幻」一詞亦正因詞義範圍廣，包含了「科學」與「幻想」，大眾易於接受，因此也就成為一個通用的稱呼了。

饒富興味的是，「科幻」小說所包含的科學與幻想兩個概念，某種程度上是有所抵觸的——科學重邏輯，幻想則經常脫逸常軌之外，因此，同是「科幻小說」，作品的風貌卻是森羅萬象，有些全然依照嚴謹的科學來寫作，有些則僅是披上科學色彩的外衣。

從臺灣少兒文學發展的歷程來看，科幻類型的故事、小說，大多是以譯作的形式出現在少兒雜誌刊物上，少有本土創作。儘管成人科幻文學於1960年代已經開展出一條成熟路線，但為少兒創作的科幻作品卻是寥寥。因為對象是兒童，科學題材難以發揮，而靠幻想，卻又給人幼稚的觀感，因此少有作者願意嘗試。是以黃海專為少兒創作科幻小說，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二、故事概要

《奇異的航行》主要講述一艘巨型都市太空船「前鋒號」，肩負著尋找失落的人工垃圾星球「美麗星」，與失蹤太空船「火鳥號」的任務。劇情以前鋒號上出現絕跡已久的老鼠，引發恐慌開始，揭開了人類與老鼠過去的恩怨，以及不為人知的秘密。

主角阿英和琪琪是前鋒號上的小朋友，在一次集體出遊時，遇上了不明飛行物的綁架。他們到了歹徒的基地，才發現原來是老鼠的國度。原來老鼠因為人類造成的汙染，反而使他們突變成有極高智慧的生物；阿英和琪琪，非但沒有受到老鼠的傷害，反而受到友善的對待，並達成相互的理解。

而另一方面，前鋒號的成人們在搜尋失蹤的孩子們時，徒勞無功，並且遭遇一連串的怪事。後來小朋友在老鼠的護送下安全歸來，一同向成人解釋挾持兒童的用意，乃是希望透過兒童化解老鼠害人的謠言，並傳達老鼠重返被人類佔據的美麗星的願望。不料，就在雙方達成理解之際，人類電腦預先設定而自動派出的炸彈機器人早已潛伏在老鼠國，預備殺害老鼠國的老鼠。阿英和琪琪奮勇前往協助，成功化解危機，最後幫助老鼠們順利返回美麗星。

參、《奇異的航行》結構分析

一、環保省思的主題

自工業革命之後，全球大多數區域無論出於對利潤的追求，或是被殖民情境下的迫使，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現代化，對人類的科學技術有著崇高的信賴與期待，認為人定勝天。而隨著世界大戰的發生，氣候環境的劇烈變化，人們逐漸開始反省科技與現代化的負面效應，延伸出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的思維。這股環保省思，可說起自1960年代，而以1962年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所著之《寂靜的春天》引發了世界的關注（注1），又以1972年代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做為第一個進程（注2）。

出版於1983年的《奇異的航行》，無疑也在這一波生態思維下誕生；對臺灣少兒小說而言，黃海確為先驅，闢出一條科幻的蹊徑，帶領少兒讀者一起領略科學之奧，省思科學之弊。

二、近於童話的屬性

本作品雖屬「科幻」小說，但內容並未涉及深奧的科學知識，較多為帶有科學趣味的幻想。作者選擇以貼近兒童幻想與口吻的筆法，賦予這部作品濃厚童話般的幻想氣息。例如：機器人、麻痺槍、冬眠箱、老鼠國、死光、雪蜈蚣、雪蜥蜴……等近於童稚幻想的語彙，增強了作品的童話屬性。

又如故事的過程中，被綁架到老鼠國的小朋友們，在老鼠國先進的科技環境中，彷彿身處遊樂園一般，「綁架」變成了一種遊戲過程：「遊樂場裡非常嘈雜。許多兒童們忘了他們是被老鼠王所控制的機器人送到這兒來的。他們只願快快樂樂地與電子玩具玩在一起，有的還使用一種光能槍，便產生了轟然巨響，還有五光十色的炫目的彩輝，於是掌聲與尖叫之聲四起。再

另外一邊，一個電子玩偶學著人類模樣兒依偎在一個小女孩的懷中，然後出其不意地哇哇哭叫幾聲。當小女孩要去親玩偶的時候，玩偶的眼眶裡滴出了淚水，使得小女孩抱著它搖來搖去，哄他睡覺。一個頑皮的孩子，拿著一把光劍揮舞著，它砍斷了出現在三度空間的巨大恐龍的脖子，發出了青閃閃的迷幻之光。」（頁127）

原本令人緊張的外星挾持事件，至此反而讓兒童讀者心生嚮往；老鼠國的科技不僅先進，更兼具趣味性，無疑帶領少兒讀者對科技進行美好的想像。

三、別具用心的敘事結構

《奇異的航行》中，作者設置一個頗為精采的懸宕——老鼠與火鳥號失蹤之間的秘辛。

故事並未一開始就揭開老鼠與火鳥號之間的諸多關聯，而是採用逐步揭開的方式慢慢帶出事實，讀者和故事裡的兒童主角一樣，被成人們「蒙在鼓裡」——火鳥號上的太空人是否真如傳聞一般，被老鼠給吃光了？隨著事件不斷的開展、明朗，讀者心中的懸念逐漸獲得解決。

在敘事的結構上，作者仍充分地利用成人／兒童之間的對立關係進行設計。發現老鼠出現後，眾人心中雖然皆十分恐懼，如成人們全然陷入了高度戒慎恐懼的狀態，兒童在恐懼之餘卻仍是樂天出遊。讀者可以發現，故事分成了兒童的部分，以及成人的部分，形成了兩股分流的劇情線。成人因兒童的失蹤，更加陷入緊繃，對老鼠的仇恨亦隨之升高；而另一方面，兒童們卻隨著老鼠的善意招待，對老鼠的處境產生同情理解，而從對老鼠的恐懼中解脫。成人殫精竭力地搜救兒童，兒童卻與老鼠相處愉快，無疑使得劇情所產生的對照趣味，沖淡了兒童被綁架的緊張感。

讀者清楚地知道，失蹤的兒童其實並沒有危險，並且透過老鼠王的解釋，理解了火鳥號與美麗星之間的謎團，使得後面成人們緊張的搜救行動與對種種現象的猜測，產生了一種滑稽的詼諧感。而就在兒童被老鼠護送至成人搜救隊的所在地時，兩股劇情線合而為一。此時，故事稍稍平緩。不過，作者善用了這個舒緩的瞬間，即刻插入了危機，再次將劇情帶入尾聲的高潮——電腦自動派出的炸彈機器人，竟已埋伏在老鼠國（火鳥號）中，準備引爆。劇情在鬆—緊—鬆—緊的節奏中，產生了敘事的張力，看得出作者鋪排情節的用心，是值得欣賞之處。

四、饒富思考空間的結局

故事尾聲，前鋒號帶著老鼠們重返美麗星，準備與美麗星上的人類溝通，將美麗星交還給變異鼠時，老鼠王展現寬懷氣度，歡迎人類共同生活。作者留下了充滿希望的開放式結局，並未清楚交代老鼠是否順利回至美麗星生活，也提供讀者不少詮釋的空間。以故事中人類的利己自私，以及對老鼠既有的偏狹觀念，是否真有可能將美麗星「歸還」給老鼠們嗎？又或者真能跟老鼠一起和平共存嗎？這個看似美好而光明的結局，其實暗藏了許多思考的空間，讓這部作品的文學深度得以延展，是作者別具用心的安排。



肆、思考延伸

一、與科幻影視劇的互文呼應

《奇異的航行》，讓人憶起科幻驚悚電影《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 1968），思考科技發展末途對人類將帶來的巨大影響，同時藉由反轉動物和人之間的主宰／奴役關係，結局令人戰慄，更發人深省。

廣受喜愛的美國長青電視劇《星艦迷航》（Star Trek, 1964~），則講述一艘宛若星球，巨大的星際飛船，上面居住了成千上萬的居民，航向宇宙未知的領域，尋找人類能夠居住的新世界。他們一路上遭遇了各式各樣的外星民族與生物，或充滿善意，或充滿敵意，有些更是超乎人類想像的高等存在。當然，他們也同樣遇到了許多的困難險阻，不少成員遇難，但最終都能依靠智慧，化險為夷。

到了1977年，喬治盧卡斯的電影《星際大戰》（Star Wars），更是掀起了通俗科幻電影的熱潮。片中兼具娛樂與深度的劇情，優異的特效，使得全球觀眾對於科技充滿了想像。尤其片中的飛行道具、機器人、外星生物、光劍、光槍等武器，更是讓男童們瘋狂不已。

不知黃海是否亦觀賞過這些星際科幻電影，《奇異的航行》同樣也圍繞在科技與人、人與環境之間諸多問題的探討，劇情亦有不少異曲同工之妙。同是具有省思作用的科幻作品，卻有著各種不同的風貌，或嚴肅，或娛樂，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比較一下，這些作品的相同與相異之處，讓作品產生對話。

二、浪漫的兒童觀

兒童被與自然、純真直接連結，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思維，這樣的思維在兒童文學作品中廣為可見。

同樣地，在《奇異的航行》中，作者無疑將成人與兒童擺放於對立面；成人代表了人性的偏執、自私，而兒童則是良善、純真。成人象徵科技帶來的負面影響，兒童則被賦予了充滿希望的可能性。故事中對人類造成巨大威脅的「老鼠」，被賦予了高尚的人性，而牠們選擇以兒童當作溝通的管道，因為老鼠們發現：「我們發現人類很難溝通。他們比較有同情心，了解我們的需要，也知道我們的苦衷。我們是被驅逐的一群，我們要找回美麗星。」（頁146）

除此之外，作者對老鼠變異的想像，除了具有高等的智慧外，並沒有增強其動物本性的殘酷自利，而是賦予其高貴的「人」格。換言之，變異後的老鼠，除了外表仍是野獸，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比人類更高尚的物種。作者將動物與自然純真連結一起，並透過與兒童所共有的純真相互「結盟」，相映下成人更顯現實、殘酷而卑劣，同時彰顯了自然與科技之間的對立。

或許受到國內對於兒童文學普遍習慣賦予作品完滿的結局與光明的調性的影響，《奇異的航行》同樣也具有皆大歡喜的結局。過程中未有太多危險。又或許是受限於比賽要求作品需適

合國小高年級閱讀的緣故，使得寫作的輕重深淺受到了制約。作品中刻意將「傷亡」減至最低程度；事實上，整個故事自始至終並沒有任何人員傷亡。一切的危機，其實皆是出自於人類對於科技與自然的狹隘觀點所造成的虛驚一場。

這樣「軟性」與「理想性」的筆調，使得整部作品充滿了保護（純真）主義的色彩，對於鼓勵兒童重視環保問題，自是有其用心之處。而讀者不妨也思考一下，如果老鼠們變成將對人類進行報復與掠奪，作為一部少年小說，該會是什麼面貌？你若是作者，你該如何取捨？

伍、結語

《奇異的航行》開啓了臺灣少兒科幻小說的先河，賦予少兒讀者除了生活寫實或魔法幻想題材以外的另一種可能。在較為保守的少兒文學環境下，作者黃海勇於挑戰新的書寫範疇，實為可貴。而《奇異的航行》不僅打開了少兒小說的視野，同時更提供了我們省思科幻小說、少兒小說寫作的可能性：如何為青少年兒童寫科幻小說？尺度如何拿捏？作為臺灣青少年科幻小說正式的起點與標竿，其後的科幻小說作品更有開展的基準。

延伸閱讀

1. 約翰·克里斯多夫著（2006）。白色山脈（三腳四部曲，1）（王心瑩譯）。臺北市：遠流。
2. 約翰·克里斯多夫著（2006）。金鉛之城（三腳四部曲，2）（蔡青恩譯）。臺北市：遠流。
3. 約翰·克里斯多夫著（2006）。火焰之池（三腳四部曲，3）（蔡青恩譯）。臺北市：遠流。
4. 約翰·克里斯多夫著（2006）。三腳入侵（三腳四部曲，4）（王心瑩譯）。臺北市：遠流。
5. 羅伯特·歐布萊恩著（2010）。實驗鼠的秘密基地（齊若蘭譯）。臺北市：小魯文化。
6. 侯維玲（2010）。二〇九九，臺北市：九歌。

注釋

1. 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指陳人類所使用的化學殺蟲劑DDT，將嚴重危害環境，最後鳥不再飛翔、蟲兒不再鳴唱，自然將陷入死寂。其沉痛的呼籲，成為近代生態主義形成的重要關鍵。
2. 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主要焦點集中於人類對於環境的影響，以及環境保護議題。1969年瑞典的酸雨嚴重，向聯合國建言尋求解決之道，帶動了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受酸雨污染各國支持，並召開籌備會議，化解了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利益衝突。（參見http://www.mcu.edu.tw/departmen/genedu/2echelon/92report/a03/0807_09.htm）